

看到光爷发来的照片,我知道他又回来了。

他的两间平房粉刷一新,地脚线整齐分明。小院里的杂草也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这些年,原本留在村里的老人,都陆续随儿女去了他乡。如今的江村,只剩光爷一个人守着。去年冬天气爷因摔断腿,一度生活不能自理,被儿子硬拉去上海过生活了。这还不到半年,他又跟儿子闹着回村了。

从新河大坝望过去,远处白花花沙滩中间的一团墨绿,就是荒芜已久的江村。一条湛蓝的流沙河,绕沙滩沿蜿蜒向东,流到浅水湾时,再无力前行,只得怅然地汇进十余亩的大池塘。塘边长满了水柳、细叶榕、刺槐等杂树。

坐在水柳树下钓鱼,是光爷的最爱。沐浴在夕阳里的光爷,戴一顶草帽,穿一件褐色夹克,坐在小马扎上,心不在焉地望向塘面。一阵轻风掠过,水面微波荡漾,金光闪闪。我朝他喊:“在大上海的日子过得不顺心?”光爷回头看看我说:“儿子媳妇都孝顺。”

我停好电动三轮车,取下背包和折叠桌椅说:“你的鱼钩是直的吧?我看咱趁天亮先吃晚饭吧。”

“得,听你的。”光爷过来帮忙。我望着靠滩上光爷的房子说:“你这老东西就是犟!偏要一个人回这破地方,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

“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干净,凉快。”

“大半辈子了,该放下的就得放下。”光爷的老伴,十几年前捞水葫芦喂猪时,不幸淹死在眼前的池塘里。

“我还真不是恋老伴的魂儿。”光爷望着前面不远处的沙滩说,“我是舍不得你这老

守望者

袁有江

小子,舍不得这片沙滩。你不知道,晚上喝个半醉,往温软的沙滩上一躺,浑身舒坦,啥都齐了。”

“你一个人半宿半宿在野外住,让儿子不安心啊。来,干一杯。”我举起酒杯说,“祝老哥生日快乐,健康长寿!”今天是光爷七十三岁生日。

“那年水灾,你扒着破桌子漂在塘中间喊救命,是我将你捞上来的。那时候的人真耐糙,缺吃少穿,楞是靠一双手,不出半年,各家各户的房子都垒起来了。数老魏家的房子盖得最齐整。老魏好手艺啊,可惜早死了。”

我说:“村里同辈的,就剩咱俩了吧?”“还有随闺女在苏州的老涂,听说他最近身体很不好,我估计撑不过今夏了。这几年,比我大的张传富、李团结、老支书都走了。比我小的李歪子,听说去年在深圳儿子那也走了。我们这辈人很快都没了。”

“你要好好活着,你没了,江村就彻底没了。”

“不是还有你么?”

“我已经答应闺女去省城养老了。她哭了好几回,我不忍心。”

“啥时候走?”

“就这两天。”

浓重的夜色漫上来。四周的虫鸣啾啾

晰。我点上风灯,映照出光爷布满皱纹的老脸,红得发紫。

“我喝不动了。”光爷歪歪斜斜地站起身,笑着说,“我跟你说不秘密。”

“啥秘密?”

“你跟我来。”光爷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灰白的沙滩走去。

我跟着,沙子漫进鞋窝里,热乎乎的。几十步之后,他一屁股坐下来,仰面朝天躺在沙上,喊我跟他并排躺下。身下软软的,暖暖的手指抵进沙里,有一丝丝的凉意。这些表皮温热的沙子,很快就会冷下来。青雾在脸上涂抹着,蚊虫也在脸上、手背上起起落落。

“你朝天上看,盯住月亮亮死看,就看到我说的秘密了。”光爷说。

深不见底的天幕上,几颗稀疏的星星,眨着疲惫的眼。月亮在云缝间轻巧地穿行,时明时暗。

“我没看见什么。”

“不急,慢慢你就能看见我们村里过世的人了。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他们都变成了神仙,不需要吃喝做活,也不会生灾害病。月亮当顶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月山上一个个飘下来,跟我说话儿。他们都跟活着的时候一样。”

“你喝多了,”我说,“就为这,你闹着要回来一个人住?”

“我看见过我娘和我爷,娘的背还是驼,但他们过得……挺好。”

“他们说,说话的,声息都没,没变,他们都,都跟我说话,想回……来看看……我老伴,有,时候也会,来,跟我不说,不要打搅,孩,孩子子太多,一辈人,有一辈人的忙……”他说着说着就断断续续,口齿不清了。

朦胧中,蚊子咬醒了我。晚上九点多了。光爷打着均匀的呼噜,睡得正香,也许他正在和故去的亲友们畅谈。我不忍心马上推醒他。就坐在旁边抽烟,看着远处江村墨般的轮廓,回味着陈年往事。

一只小动物“嗖”地从脚前跑过去,屁股下的沙子,凉冰冰的。我推醒光爷,拽他坐起来。“不能在这睡久了,地太凉,别得了关节炎。”

他迷迷糊糊地说:“我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再睡一会儿。”

“你啥时候回上海?儿子来接么?”

“不走了。”

“啥?”

“古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想死在人家的地方。”

“你喝多了,尽说浑话。”我说:“你要早点回去睡。”

“知道了。”

想着他经常如此,我走时并没在意。没想到,光爷这夜永远地留在了沙滩上。几天后,我在夜晚来到这片沙滩躺下,也看见了神仙从月山上飘下来,但没看见光爷。也许,他还在沙滩某处沉睡未醒。



小说

天然山水育香茗

刘明媛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山,是清秀的山,河,是清澈的河,人,是清朗的人。上帝厚待这里,同时还赐予两处独特的风景,一柱柱风依云、剑指苍穹的巨型石笋,一条默然沉寂、古朴淳美的老街。

老街人好客,还没聊上几句,一杯茶递过来。

茶是野茶,产自东石笋。

我喜欢东石笋野茶,当然,更喜欢东石笋山水。

暑期,我有幸获得毛坦厂镇政务实习的机会,在镇团委的支持下开展调研,重新踏进这片绿色的山野。我怀疑“东石笋”是在凡尘种出的一片圣地,阳光无限眷顾,疏疏密密的光霭布满山花草木,布满小鸟的啾啾;雪亮的溪水,流淌出茶歌,不光可以浸洗云朵,还可以洗涤人心。

沿途一路,天然山水,像一幅卷轴徐徐舒展,绿意盎然,渐入佳境,云雾缭绕间,一呼一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清心,舒适,仿佛心灵也随之变得清澈起来。

下车,撇开彩虹大道,我们沿着羊肠小道上山,不远处就是茶园,只见一垄垄茶树依山势而植,错落有致,宛如绿色的波浪。这里的茶树,有充足的阳光照耀,吮吸着山间清冽的露水,加之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使得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精华。行走茶园,我仿佛听到茶与风的对话,感受到大地母亲无声的滋养,那份纯净与和谐,让人心旷神怡。

邂逅下山的采茶姑娘们,我们笑着让道,交错间,她们背篓里的茶草,漫过我们的视野,满眼的绿意,清香扑鼻。

半道上,依山傍水的民房,开门迎客,露天的茶灶正翻炒着昨日被雨水浸润过的茶草。我们刚好累了,便从老屋里取一板凳,坐下来看老伯炒茶。阿婆不声不响捧来了一杯杯新茶,有人凑在鼻息间,问老伯一些制茶的工艺,采摘、摊青、杀青、揉捻、干燥……每一道工序都蕴含着茶人的心血与智慧。老伯说,人老了,其它活也干不动了,炒茶虽辛苦,但也累不坏人,只要性子好就行。现代科技的应用就不得了了,温度都是设置好的,机器工作,不但能保留传统风味,还能提高制茶的效率。

阿婆插话,茶好茶寿,还得看茶草生在哪里,我们这石笋野茶就好在一个“野”字,因为山好水好啊。我们再看杯里的茶,茶汤清澈透亮,色泽翠绿诱人,轻抿一口,瞬间,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在口中绽放,仿佛置身于云雾山中,山川草木的香气交织在一起,让人沉醉不已。这茶,不仅解渴生津,还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回归内心的宁静。

此次调研,让我深刻体会到东石笋作为天然生态宝库的价值所在。这里不仅孕育了品质卓越的石笋野茶,更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勤劳与智慧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同时也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丰厚馈赠。

石笋茶,作为这一和谐共生关系的见证者,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精髓,更传递着一种绿色、健康、可持

续的生活理念。

散文

《诗经》里的女子

岳勇

近几年,《诗经》大火,虽为古文,却不生涩,读起来朗朗上口,品起来余韵袅袅,许多人还热衷于《诗经》里的字句来给女孩起名字:采薇,静嘉,雅南,馨宁……这样的名字不但带有一种古朴典雅的文化韵味,而且还能够赋予孩子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诗经》离我们很远,西周距今有2700多年了;《诗经》又距我们很近,诗词歌赋中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跟我们今天一样的鲜活,特别是女子的形象犹如一幅幅细腻的画卷,或婉约秀丽,或贤淑端庄,或才貌双全,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穿梭于经典的字里行间,荡气回肠,并在后世中得以传承。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位女孩,她出自《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一个美丽知性的女孩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娴静的女孩,在约会时故意躲藏起来,搞得男孩的心情七上八下。当她蹑手蹑脚地跳到男孩跟前,嫣然一笑,送上鲜红的红笔管时,男孩被她瞬间融化了。由此想起了在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上,有个才貌双全16岁女孩叫武亦姝,一举夺得总冠军,尤其在“飞花令”对诗阶段,表现从容淡定而走红,这个女孩虽没倾城之貌,确有窈窕之身,处处显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据说,得总冠军直接被清华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人家高考考了613分,满分是660分,考到清华妥妥地靠的是综合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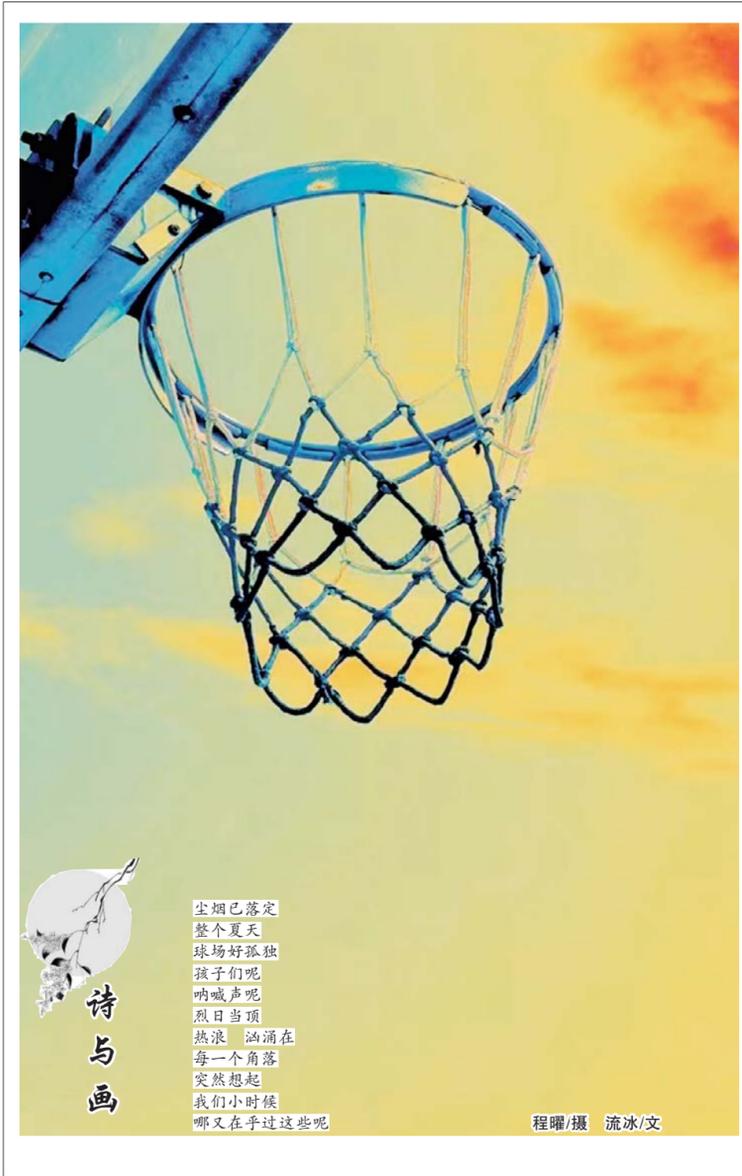
《召南·采芣》描写了这样的女子:美丽的姑娘去哪儿采白蒿?去那洲地,山涧旁,采来的白蒿要用于侯侯的祭祀、庙堂。尽管早晚忙在公庙之中,但是你的装饰还是那么庄重得体,直到累得发舒舒散,精疲力尽,才能回家。

千百年来,勤劳善良通达是中华女子融在骨子里的基因。2020年,一位视频博主在安徽某城街头采访到一位外卖女孩,她的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小孩。她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外卖员陈嘉欣。丈夫因车祸去世,婆家的排斥,娘家的冷漠,小孩还不到一周岁,面对如此的境遇,这个来自农村的女孩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她拒绝了好心人的捐助,用直面苦难的勇气和乐观选择了在城里跑外卖,问到她为什么会送外卖,她回答十分朴实,可以挣钱,还可以带孩子。她把孩子绑在胸前,一单一单作业。在被问到:如果电梯还好,楼梯怎么办?陈嘉欣的回答毫不犹豫,年轻人不爬楼梯谁爬?如今,通过努力,她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她的抖音粉丝已达到231.6万,她的抖音签名是这样写道:吞下了委屈喂大了格局,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在历史的长河中,上苍总会眷顾一些别样的女子,不但赋予她们美貌,而且还赋予她们才智。在《卫风·硕人》里有这样一段对齐庄公的女儿庄姜的描述,仿佛是七幅纤细的工笔画:她的手就像柔软的小草,肤色就像那凝结的玉脂,她的脖颈修长,牙齿整齐,丰满的前额,弯弯的眉毛,嫣然一笑动人心,秋波一转摄人魂。庄姜的美丽和才智在《左传·隐公三年》和《列女传·齐女傅母》中都有记载,据考证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诗经》里的名篇《燕燕》就是她所写。美貌和智慧虽然是老天爷给的,但它只有服务于社会,才能体现其价值。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城墙上庄严肃穆的国徽时,就会想到她的设计者民国美女林徽因。她是我国古代建筑学的泰斗,当接到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任务时,她刚做完大手术,身体极为虚弱。她不能坐着,她就靠着枕头在床头凝思苦想,想到一个细节,就在床上画一笔,就这样,历经四个月,四易其稿,最终通过了周总理的亲自审定。熠熠生辉的国徽,见证着伟大时代的辉煌,也是林徽因这位才女一生的荣耀。

散文



诗与画

尘烟已落定
整个夏天
球场好孤独
孩子们呢
呐喊声呢
烈日当顶
热浪 汹涌在
每一个角落
突然想起
我们小时候
哪又在乎过这些呢

程曜/摄 流冰/文

坐等“黑漂”

叶炎

“黑漂”是钓鱼佬的专业术语,指鱼儿吃钩时的一种漂相,由于吃口过猛,一点也不矜持不温不躁,野蛮地把浮漂直接拉入水中,不见踪影。

风和日丽,柳绿花红,我约上三五钓友,来到水库边水塘边甚至水渠边,晒晒太阳,补一补钙;接触大自然,吸吸新鲜空气,清一清肺;忘记烦恼,丢掉压力,忽略掉不顺心不如意不快活,专心致志与鱼儿斗智斗勇逗乐,快活无限。

钓鱼是个优雅爱好,祛火除躁,修炼身心,修身养性,有益健康。古有一餐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碗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今有一扬一抛戒烟烟,一放一收尽逍遥,一山一水一包烟,一竿一线钓一天。岸边常坐皆君子,远离世俗车马喧,他人不知其中意,沐浴清风享晚年。在微风中知足,在垂钓中寻乐,湖塘水草边,心灵休憩地。

垂钓时遇到“黑漂”,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小白条捣乱,很是烦人;二是大鱼光临,那是窃喜。实际垂钓中往往是小白条捣乱常有,而大鱼光临少见。真正的钓者都能稳住心神,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准确地判断是小白条捣乱还是大鱼光临。垂钓是门技术,如果小白条频频咬钩造成“黑漂”,那就要考虑换钩换饵甚至重新选择钓法和钓位了。

虽然真正的钓鱼高手是不在乎渔获的,但能碰到“黑漂”钓到大物当然是件快乐的事。那种“黑漂”出现时的心跳加速,那种提竿时异样拉力的非凡手感,那种鱼儿在水中拼命抗争左右前后的岸边拔河,那种鱼线在风中摇曳发出的呜呜作响,都是钓鱼人有所期待所追求所享受的绝妙快感。

坐等是一种修行。坐等“黑漂”关键是一坐

二等,坐得住才能等得来。钓鱼人最忌讳几分钟浮漂不动,“黑漂”没有就急躁躁躁甚至暴躁,尤其是看到左右隔壁钓友频频起竿中鱼。必须要心神专注,心气沉稳,保持良好心态,克服一切干扰,养成坐得住,坐得稳如磐石,达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境界。

“黑漂”是一种机缘。有没有“黑漂”、是小白条闹腾还是大鱼驾到,那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首先是有没有鱼,关键是有没有一口吞下诱饵的大鱼现身。其次是你的饵料适不适合鱼儿的口味,爱不爱吃。再者就是你的技术,当“黑漂”出现时能不能把握机会,把控得当,稳稳地把大鱼收入囊中。

垂钓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一种雅兴。其实,现实生活中,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何尝不也在“垂钓”,不也在坐等“黑漂”出现么。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既要学会稍安勿躁,坐等“黑漂”,不断提升自己,做一个有准备的人,一旦“黑漂”出现,能沉着应对,准确把握,获取成功。同时,又不能完全坐等“黑漂”,要善于突破自我,创造“黑漂”,抢抓机遇而不能坐以待毙。一旦“黑漂”降临,我们要有自己清晰而准确的判断是“小白条捣乱”还是“大物光临”,从而做出正确的取舍。

坐在水边,心无旁骛,坐等“黑漂”,独善其身,享受过程,不问结果,尽享人生的幸福时光。

坐等“黑漂”,也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愿努力生活的人,时刻准备着的人,都被世界温柔对待。

散文

袖子的秘密

刘平

这个周末恰巧逢场。早饭后,奶奶洗了碗,袖子说:“奶奶!今天我要去镇上寄信。”奶奶看着袖子,笑眯眯地说:“好。我带你去。”袖子很高兴的样子。她的手里捏着一封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牛皮纸信封上写着爸爸的名字、爸爸妈妈在东莞打工的详细地址。

袖子今年十一岁,在村小读四年级,会写信了。信里有袖子对爸爸妈妈的思念,还有袖子画的两幅画。此外,还有关于奶奶的秘密。

奶奶带着袖子出门了。院门外是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庄稼地。路上有一拨一拨的人,三三两两的,都是去镇上赶场的。一些人手里拎着鸡鸭鹅,肩上挑着担子,里面是瓜果蔬菜,去镇上卖。奶奶左手拎着一只大红公鸡,也是去镇上卖的。奶奶一直用左手拎着鸡,她的右手腕疼,三个多月了。袖子跟奶奶走着走着就碰见了人,她不想别人看见自己手里的信,悄悄把信捂进衣服里。

旁边没别人的时候,奶奶边走边问袖子:“袖子!你给爸爸妈妈写了啥呀?”袖子一只手捂着衣服里的信,说:“没写啥。”奶奶看着袖子,说:“没写啥你写啥信?”袖子笑了一下,说:“给他们汇报我的学习成绩,还有两幅画。”奶奶又问:“还有呢?”袖子想了想,说:“还有想他们。”奶奶笑了,继续问:“就这些?”袖子说:“就这些。”奶奶又笑了,没再问了。

走了一阵就拐上了大路。袖子见奶奶一直用左手拎着大红公鸡,就说:“奶奶!我帮您拎鸡吧。”奶奶说:“七八斤重,你拎不动。”袖子说:“奶奶!我拎得动。”奶奶说:“拎啥?”又说:“你保管好你的信,别弄丢了。”似乎是真担心信弄丢了,袖子又用一只手捂了捂衣服里的信。

写那封信,袖子可费了不少心思!

平常,袖子想爸爸妈妈了,就用奶奶的手机给他们打电话。爸爸妈妈去东莞打工四年了,只有过年回来过两次,袖子经常想他们。可这次不一样,有些话在电话里不好说,袖子就想到了写信。其实,袖子每次给爸爸妈妈打电话都有遗憾,早想好的有些话,打电话时不是忘说这就是忘说那了。还是写信好,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了。

信是昨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写的。袖子写信的时候奶奶悄悄在后面看,奶奶问:“袖子!你给爸爸妈妈写信啊?”袖子才发现奶奶站在身后,赶紧双手捂住了信,说:“奶奶!您不要看。”然后袖子关上门继续写。写了自己,袖子又单独用一页作文纸写奶奶。袖子是这样写的:“爸爸妈妈!您们不在家,奶奶一个人太辛苦了。种地、做家务活、喂猪、养鸡鸭鹅、煮饭、洗衣服,啥事都是奶奶一个人做,因为每天都要做那么多事情,奶奶的右手腕都疼了三个多月了。那天吃晚饭,我发现奶奶的右手腕连碗都端不稳了……”把几页写好的信连同两幅画都装进信封,放进抽屉里,袖子就拿着镰刀拎着篮子去割兔草了。每天做完作业,袖子总是尽量帮奶奶做一些事情。

袖子心里盘算的是,爸爸妈妈看见信后,知道奶奶的右手腕疼得那么厉害,说不定就会请假回来,带奶奶去城里医院看病,她也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几天了。

快到镇上。奶奶像又想起了什么,说:“袖子!你爸爸妈妈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很辛苦。以后给他们打电话写信,只说好的,不好的就不说啊?”

袖子仰头看着奶奶,说:“奶奶!为啥呢?”奶奶说:“不然他们就会挂在家里,不安心做活路。”袖子没说什么,只在心里想:“我偏说!您的一只手都疼成啥样子了,还不让我说?”

先去镇上邮局寄了挂号信,袖子就跟奶奶去市场卖大红公鸡。奶奶把绑着双脚的大红公鸡放在地上,自己坐在后面一块石头上。袖子蹲在奶奶旁边,又想起了刚寄出的那封信。“爸爸妈妈知道了奶奶的右手腕疼得厉害,说不定就会回来。”袖子想,心里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但袖子不知道,昨天她把信装进抽屉出去割兔草后,奶奶悄悄看了那封信。当奶奶看见袖子写她的辛苦,她的右手腕疼了三个多月后,眼眶一下湿了,喃喃:“袖子懂事了,心疼奶奶。”但后来奶奶又想:“不能让他们晓得这个。”于是,就把其它的都装回信封,把那页写自己的信扔进灶膛里烧了……

小说

一首诗歌长出了青苔(外两首)

黄海清

我宁愿夜晚是孤独的
树林里只有白色的月光
桂花的香气也是白色的
南山是你一个人的
你沿着石阶而上
桂花从月光里滑落
一首诗歌长出了青苔

那些美 我仍然未能说出来

多少年过去
我依然记得故乡的女子
她们像槐花
清溪 有着水的气息
多少年过去?
那些美
我仍然未能说出来

长满芦苇的故乡清风送凉

偶尔想起你
未曾谋面的朋友
当我与诗歌相对
内心一样的安静
你浓郁的苏北口音
让我想主义者变得真实
我最深的记忆——
你曾无奈地说起太白墓前的冷清
一个人的孤独与幸福
你长满芦苇的故乡
清风送凉
我的同乡人
只有那片走不出去的麦地
一些灯火
为远行的人照亮
一些人
孤独地运行

诗歌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85541@qq.com